

# 萧军全集

## 第七卷·戏剧

---

幸福之家

武王伐纣



## 目 录

## 上卷 幸福之家

|           |    |
|-----------|----|
| 第一幕 ..... | 2  |
| 第二幕 ..... | 15 |
| 第三幕 ..... | 32 |
| 第四幕 ..... | 50 |

## 下卷 武王伐纣

|                       |                                      |     |
|-----------------------|--------------------------------------|-----|
| 《武王伐纣》演出的前前后后追记 ..... | 王德芬                                  | 69  |
| 《武王伐纣》本事提要 .....      |                                      | 72  |
| 《武王伐纣》人物表 .....       |                                      | 78  |
| 《武王伐纣》场记目录 .....      |                                      | 80  |
| 《武王伐纣》剧本              |                                      |     |
| 第一集                   | 伐北海 闻仲遭困<br>破冀州 妲己被擒 .....           | 84  |
| 第二集                   | 九间殿 诸侯反殷<br>伯邑考 鹿台丧命 .....           | 143 |
| 第三集                   | 西伯返西岐 武王誓师伐崇<br>比干死鹿台 剖腹摘心谏纣 .....   | 194 |
| 第四集                   | 大会诸侯 周武王进兵朝歌城<br>黎民四起 殷纣王授首摘星楼 ..... | 245 |
| 附录一                   | 后记 .....                             | 290 |



|     |                 |     |
|-----|-----------------|-----|
| 附录二 | 第一次演出参考资料 ..... | 294 |
| 附录三 | 演出意义 .....      | 300 |
| 附录四 | 剧中歌谱六章 .....    | 301 |



## 上 卷

### 幸福之家（四幕剧）

**时 间：**1939 年夏末，战争正烈期间

**地 方：**后方某大城市郊外一所别墅里

**人 物：**秦 庭 军医，约三十一二岁，近视眼，戴眼镜，一条腿微跛

陈 兰 中学教员，约二十五六岁

尤东海 私立中学校长，约三十一二岁，陈兰的丈夫

陈可菴 曾为军人、商人、教授，约六十岁，陈兰的父亲

陈慕龙 大学教授，二十八九岁，陈兰兄

常 云 未完成大学教育，二十四五岁，慕龙妻

陈 槐 十五六岁，中学生，陈兰妹

白娃子 可菴的侍妾，十五六岁，乡村姑娘

田女士 体育教员

黄经理 建国贸易公司经理（不上场）

玲 玲 陈兰的女儿，六岁左右



## 第一幕

这是陈可菴别墅楼上中间一间小客厅里。从对面看去，后壁上靠右有长方形大窗可以看见远天和远方田野的景色，现在正半卷着一袭竹帘，从帘缝隐约可以看见天空一些星群。靠左有一门，门扇向内开。从开着的门口，也可以清楚看到天空的星和新生的月牙。右墙角斜放着一架钢琴，后面在一个黑色的架上安置一座贝多芬的白色石膏或大理石的大胸像。弹琴的时候，人可以面对着这伟大的人。右壁靠前台，有门可以通到一间书房，也可以出去到楼下，但这要经过陈兰的书房外房。门与琴之间有一个书架。对面将一进门靠左壁的地方有一个小衣挂，上面挂着一件军人外套，一个红色方形大皮囊（医药包），一个军用水壶。左壁下放着一个长沙发形的藤椅。台中间略靠左安置着一个圆茶桌，上面白色台布，一瓶合于那个季节的花。桌旁随便放着几只轻巧的凳子。

这别墅是为了避空袭临时在郊外才建造起来不久，所以一切虽是新鲜，但并不坚牢精致。屋子里的情调是轻松、简洁，有一点自然的诗趣。

开幕时（下午七点钟左右），正是楼下陈兰唱京戏声将落，一片笑声和掌声；秦庭（上身穿一件半旧草绿色童军式衬衫，未结领带。一条有了补丁的黄色骑马裤，一双半旧的不大合脚的红色皮马靴，这大概是从敌军处得来的。）独坐在钢琴前面，似乎在听楼下的笑声又似乎在沉思，一面又断断续续地打着钢琴上的键子，反复着一个曲调，如 Old-folksathome（故乡）之类。一支燃着的香烟放在旁边的烟碟里。听见陈兰从楼下传上来的声音和楼梯上的脚步声，钢琴才正式响了两声，弹下去。

兰（楼下）我今天……实在不能再唱了……对不起你们！请原谅吧。（上楼声）

大众（楼下）今天是老太爷的喜事啊！

海（楼下）她的脾气就是那样！让她去吧！去吧……我们再来喝一杯，我们这是各行其是：乐意打牌的么打牌，乐意喝酒的么喝酒，你们不知道，我们的一位客人还在楼上哪！（大笑，大众也笑）



(秦庭稍停,吸一口烟,又弹,琴声稍激昂)

兰 (出现于窗口,但却是面向内间楼下)东海!你说话怎么总是这么不尴不尬的?

海 (楼下)这还是因为您的神经太敏感哪!

(宾客笑)

(陈兰从对面门走进,在经过窗口时她向秦庭望了一眼,秦庭也望了她一眼,彼此笑笑。兰在屋内绕一转,坐在沙发上,也点起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叹气。)

庭 (停止弹琴,回头)你怎么不唱了?我正在听哩,你比以前好像有点退步了吧?我好久没听人唱京戏了。

兰 这恐怕还是回到这儿来的第一次哩!(微笑)什么事大约全是这样,不进步就要退步!怎么,你也学会吃烟了吗?

庭 唔……还是没有资格,刚入流!因为在前方弄来的俘虏品里面常常有纸烟,有时候就抽一两支,很不坏!

兰 听说日本人在香烟里面掺毒叶,真有这样的事吗?

庭 那是……利用奸商卖给中国人吃的,他们自己怎么能吃带毒叶的香烟呢?

兰 这也说不定,(楼下笑,唱小曲)他们也许故意弄一些有毒叶的丢给你们吃?

庭 我们倒并不那样傻……

兰 听说你们在前线,常常几天不吃不睡觉,也是真的吗?这样,怎么吃得消呢?你过得惯吗?

庭 打仗……并不舒服,死,看样子也不舒服,但是总比做奴隶要强一点!(楼下牌声、呼吆声)人这东西,到什么环境他就能应付什么环境,怪得很!大约就是俗语所说的:“到哪个山砍哪里的柴;到哪条河脱哪里的鞋”了,也就是“捆得倒,就挨得打”吧!何况,像我这样的人,你是知道的,也并不是“娇生惯养”的人,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是因为长久不到后方来,反倒觉得这里的人情和习惯,倒有些生疏了,过不惯!对于人的应付几乎有点无所措手足,就是拿这房子住起来,好像也感到不大舒服,并不是说这房子不好。

兰 那么……对于人……更要感到不亲切喽?(讥讽地)

庭 哦……好像也有一点,总好像有一点不调和……你不要多心!(微笑,弹了一下琴)



- 兰 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同了！对吧？
- 庭 大概也许是这样……（慨叹地）人是一年年地变了！世界吗……也是一年年地变了，想当初我们大家在一起，那还不大觉得，可是一离开几年，再一看见，可就不同了！不过一过这么一段时间，又好像……回到了那早先的情境里了……我是说我们在北平的时候。
- 兰 你觉得……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比方……我们之间？
- 庭 这……我一时也还说不出来……仅仅是感觉得这样而已。
- 兰 你觉得……慕龙怎样？有变化吗？
- 庭 他？……好像还差不多，还是那样天真烂漫地活着，好像又胖了一点，不同的地方么……是留了威廉式的小胡子了。
- 兰 东海呢？
- 庭 （沉吟地，吸一口烟）也没什么，只是我感到他似乎总像在躲避我，更是和我说话。你知道，我们在北平公寓里的时候，大家一遇到，总是我们两个会开火辩论的。他如今好像对于这些已经没有了兴趣……他似乎变得很老练，样子也很老练了。可是我……还是爱辩论！
- 兰 （沉吟，吸一口烟）嗯！确实是老练了！你对于常云呢……怎样？她？
- 庭 她吗？好像还是那样热情，像一个急性鬼似的，大概快生小孩了吧？（笑）
- （楼下尤东海等的声音）
- 海 蜜司田，您说我这张牌给的您好不好？胡三番，哈……
- 云 你应该赔我们的庄，怎么这样时候，你能打这样牌？
- 龙 算啦罢……马马虎虎……
- 云 一定要他包庄……不能马虎……
- 海 我包，我包……别发脾气，这时候……发不得脾气啦……
- 兰 （问庭）你为什么不去和他们玩玩？听，他们玩得多热闹。
- 庭 香烟虽然会吸了，但赌还是不够格哪！我对于这类赌心机一类的玩意，总没多大趣味，更无耐性！现在还是如此。
- 兰 这确是得要点耐性呢！我现在赌的本领却很高了！
- 庭 （微笑）哪……了不起！
- 兰 你觉得你自己……和早先有什么不同吗？
- 庭 （立起，走近台面，又走转去，坐下）我不知道。所不同的吗……



大概是又长了两岁年纪，再就是能够冷静一点对人处事了吧？这就是说，由诗人的时代，进步到……散文的时代了，你觉得对吗？（笑）

兰 你这样比喻是什么意思啊？

（楼下叫）

龙 秦庭，阿兰，你们来接我们的手好吧？我们要吃点东西。

秦 我……不会来，你还不知道吗？该阿兰去吧！

兰 我不高兴……

海 让我们打完这一圈，一同来陪你们哦！

庭 不客气……

兰 吃饭的时候快到了！那个孩子……真有点可怜！

庭 你说的是……你父亲新收的那个丫头吗？

兰 ……（低头）

庭 你父亲的兴致和体质，很不像六十几岁的人。很强壮嘛！

兰 他……并不见得真正强壮，只是他很懂得保养自己吧！吃喝，全很考究……本来他这次收这个丫头……我和慕龙全是反对的。但是他说，做儿女的，没有干涉他个人私事的权利，更是出了嫁的女儿。东海却是同意的。等一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多么一幅讽刺画了，那样一个老人却要 and 那样一个不成人的孩子作夫妻！

庭 ……（站起来，看看窗外的天）你们住在这里，是安全的，飞机是不会到这样地方来投弹了，风景也不坏？

（远远有军营中传来的歌声时断时续）

兰 地点并不太坏！讨厌的，就是离这里二三里路，有一个兵营，常常唱歌，也唱得不好。再就是……夜间到城里去也不大方便。

庭 奇怪得很，（稍停）我的心情嘛，有的时候竟苍老得像个老头子了，对什么事全像看得很透彻，对什么人也全像和自己没有关系，自己就像立在大海的边沿上，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理解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有时自己对自己也全隔阂起来了，生疏起来啦……但是有时候又像完全像个小孩子，又对什么事全觉得新奇，对什么全有要获得的想头，对于什么人又全觉得是善良的，可爱的……这心情既不是我们在北平时代那时候有的，也不像什……么什么时候有过……这好像是一个从北极到南极的旅行，假定南极有的不是冰山，而是火山的话……





兰 你竟有这样的心情吗？（微笑）

庭 你在笑我吗？

兰 （庄严地）不！你说下去！

庭 我有的时候……也要分析自己……但是……并没有结果！

兰 这又是“动摇”吧？

庭 我不承认这是“动摇”，我只承认这是感情的游戏！只有看不清自己的前途的人，才有“动摇”……笑话，我又在发议论了！

兰 那么……假使你到了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陈槐从侧门进，坐于兰边，眼望庭和兰）

庭 这倒用不到什么大办法，让它尽力跑一会，游戏够了……就好了……再有的时候……我就“工作”、“工作”，工作可以压碎一切东西！

兰 你在前线上，能够谈谈心的朋友……有一些吗？

庭 谈心？在那里人们是不喜欢谈心的。所谈的，大部分是敌人和打仗，再就是开玩笑，再就是工作……因为那里除开打仗，工作，再就是吃和笑以外，似乎对于别的全没有多大兴趣！并且每天接触的除开打仗的人再就是工作的人……好像那里的人……全都是为了打仗和工作而生活在这世界上似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心事；有的嘛……说完了，谁也不在肚子里留什么……就是不说，好像大家也没什么彼此不了解的。那里的人大概全是玻璃肚子，玻璃脑袋，一切全是透明的。

兰 你是个有思想，又富于感情的人……不会感到寂寞吗？

庭 刚才说过啦……这种感情的游戏……只要一工作，就什么全跑光了……光了……哪里还有工夫寂寞！（大笑）

兰 现在……好像工作成了你的生命啦！

庭 的确的……是有点这个样子了！（大笑）比方我到这里刚刚几个钟头，就好像过了几年样，什么全变得生疏和空虚……生疏和空虚……我想……一个人没有工作是生活不下去的……你信吗？

兰 （沉默）

（楼下洗牌声，笑声，和远远的军歌声）

槐 秦先生……（又止）

庭 什么？

槐 您那里的女看护全是多大年龄的啊？



- 庭 比你年纪小的还有咧！（微笑）
- 兰 你问这个做什么？你也想……上前线吗？（微笑）
- 槐 （不语，低头）
- 兰 这孩子很聪明……可惜在这样环境里……她恐怕比我还要糟糕……
- 庭 你倒不必这样替她抱悲观……如今的青年，比起我们那时候要聪明得多喽！他们全懂得怎样走自己的路，而且要走就走……绝不妥协的……这例子我看了很多……我们那里有几位作看护的小女同志……就是这类的角色！她们和我说她们奋斗的经过，简直使我佩服得要流泪……那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到的，也不是我们有勇气干得出的。（玲玲跑进来喊妈）
- 兰 你看我……有没有变？（斩决地同时搂过孩子）
- 庭 你吗？……也很难说！这孩子……（走向玲玲）即使是单独走在街上看到她，我也会相信是你的女儿（抚着孩子的头），长得和你一模一样……更是神气。很少有像她父亲的地方。
- 兰 一般朋友全是这样说……只是东海是不承认的。
- 庭 我是看过你小的时候的照片啦！
- 兰 我刚才进来，听你在弹着那支歌，那支歌……外国名字叫什么来着。
- 庭 中文的名字大概是“故乡”，外国名字我想想……是……是……Oldfolksathome，大概是……
- 兰 对啦！我们几乎大家唱过一千遍……现在竟忘得这样……这就是一个变了的证据！你竟变得这样的客气了！我对于你这“客气”，好像感到有点不舒服！
- 庭 （大笑）你要变成林黛玉喽！我是看你没什么大变化！一个人的记忆力好一点，坏一点……没多大关系，这并不能就说是一个人完全变了！不能这样说，不能……
- 兰 的确是变了！在平常，我自己还感觉不到什么……因为没有比较。
- 槐 二姐，这支歌大姐活着的时候也常唱啦，是不是就是那只美国黑人怀念他的故乡的歌？
- 庭 我也是刚才偶尔翻一叠歌谱的时候发现了那本歌谱……才又想起来……我们在前线……是没有工夫唱这样美丽的歌的。
- 槐 秦先生，你们在前线上也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吗？



庭 “松花江”不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倒常唱。

槐 听说秦先生是东北人,你给我们唱唱“松花江”好吧!连玲玲全会唱了(向玲玲)玲玲先唱一个!(玲玲不肯)

庭 我虽然是东北人,可是却不会唱东北歌呢!(笑)

兰 你这次……到南方要多少日子能够回来?

庭 这要看事情弄得怎么样,路上的交通怎么样……我看这情形至少也得半个月……不过,早回来一天,前线上可以少死一个人!

兰 这些药品……全是“华侨”们捐的吗?

庭 也有一部分是国际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士们捐的。

兰 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你们那里?

庭 这不可能……听说就是这药材,到昆明还得抽“落地税”咧!

兰 我决定在这一个月里面……募一点钱,也买点药材……等你回来……一同带到前线去,好不好?

庭 (稍停,注视兰)

(楼下声音)

龙 好喽,好喽!不打喽!看看老秦去吧!也该吃饭啦!

海 再打四圈……

云 不打了……

田 我也不想打了……

(楼下哄笑声,高声论牌经)

庭 这当然很好!我先代表前线的将士们向您致最高敬礼(鞠躬注视兰)你打算怎样募呢?

兰 我想……演一次戏……我自从回来以后……还没有演过一次戏。

(幕龙夫妇从廊上走进来)

龙 老秦,对不起!没有好好招待你!

庭 何必客气,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云 实在对不起哪。

庭 您更用不到客气喽!来打扰你们使我很不安咧!

龙 你多玩两天好不好?我陪你逛逛此地的名胜,在历史上有名的“望江楼”啦,“武侯祠”啦,更是望江楼的“薛涛井”的茶,你一定应该喝一喝!那确是有薛涛的味道咧!(大家哄笑)就是不逛,也得吃吃这里的名菜,“麻婆豆腐”、“王胖鸭”、“吴抄手”、“赖汤圆”……我记得你在北平不是很喜欢吃小吃,跑西山吗?对



了，(拍腿)“川戏”你还不能不看！这和“京戏”是不同的，别有味道……比方……

(尤东海偕田女士入)

海 诸位！对不起……老秦，让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指田女士)是敝校的体育教员田先生，田先生早先是在上海“xx 体专”研究体育的，日本也去过……如今很荣幸地到敝校来屈就……哈哈！(指秦)这位是我们北平时代的老同学……秦庭先生，对于文学艺术很有研究……现在在前方参加抗敌工作，战士！哈哈……

(二人握手)

田 久仰，久仰……

秦 不敢当！不敢当……

海 大家全是自己人，不必客气，随便坐，随便谈……

田 秦先生，您几时从前线回来的？

庭 昨天到的此地。

田 前线的情形怎样啦？

庭 您问的是哪一方面呢？

田 关于战事方面。

海 (命令佣人)去看看厨房里的菜饭准备得怎么样啦？(佣人下)  
(向兰微笑)你怎么样，身体不大好吗？你去休息休息怎样？  
(向玲玲)到爸爸这里来。

槐 (阻止)不去……

兰 我的精神今天很好。

海 好，(向槐)你调皮，等到了学校，我叫训育主任扣你的品行分数，将来考背榜，考不了大学……

槐 我也不想考大学……那种大学……哼！

海 (忽向庭)唔唔……对不起！请讲下去……

云 你这人总爱拆散别人的谈话！

海 我就怕你动气(笑)请讲下去。

庭 在前方……并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云 我们是要知道知道那里真正打仗的情形，每天在报纸上看的一些“壮烈牺牲”啦！“我军胜利”啦！“敌人残暴”啦！总是感到太抽象，不具体……在电影上看的，又是假的，那些演员们装得也不像，画报上的又太零碎……想从报纸通讯里，或是小说里



读一点吧,但是现在的杂志……简直就很难按期看到……里面的文章又全是那样一套,究竟是“怎样牺牲”“怎样残暴”呢?我真有点腻啦……后来我索性就不看……但是又不行……一个人究竟是个需要精神食粮的动物,你是真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又是能写作的人,一定能说得很动人……快说点我们听听……不要尽装在自己肚子里烂掉了!明天你不是就要走吗?  
(庭点点头,行走着)(全体大笑)

兰 希望你给我们一点新鲜空气吧!我们这群人……快被这腐臭的空气薰死了!

龙 对,来点新鲜空气……打开窗子。(去卷起半垂的窗帘)

海 看看今天能有警报没有?有月亮……有点雾就好了。

(同龙并肩向外望)

田 真的,请秦先生说下去吧,我们真希望……

槐 关于……那些女兵们也多说一点……

庭 (微笑停于桌边)在前方,唯一真实的情形,就是每天每点钟,总要有人死亡,总要有人流血……再就是……像一条狗似的——这是说我这一行道——到处寻找死尸,或是还没有断气的活尸……

槐 你们不怕吗?尽是……流血的人?死尸……

庭 (微笑)怕什么呢?

槐 死尸,流血的人……

庭 活人我们倒怕些,怕他死了,或者他伤了!要用绷带和医药!死尸就可以不用了。省下,再治活的。

云 打仗是怎样打法呀?是不是和电影上一样?

庭 有的时候就像那种打法,但并不如电影上有趣!

田 你们也骑马吗?

海 (向龙)今晚大约不致有警报,我们还想到城里去一趟!

龙 滚你的蛋吧!好容易今天老秦我们碰到一块,要大家好好乐一乐,说不上什么时候再见……这年头……(叹息,吃烟斗)

海 (指一指田女士)我总得把密司田送回去呀!

田 骑马……真是怪好玩的!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常常租马到“虹桥路”“江海”那一带去跑着玩,你们那里有洋马吗?

龙 (向窗外吐一口烟,拉海)来听听老秦在讲马啦。

海 我是说,应该把密司田送进城去。



田 我自己能回去,反正有车子。

庭 那里的马……并不如上海那样好玩,又瘦又脏……常常走走路它就趴下来了,还得要人抬起它……洋马也有……那是俘虏敌人的……因为没有好草料,也没有人常常照料它……慢慢也就饿死了。我们那里的人,并不喜欢得到马,却是喜欢得到枪、子弹和吃的东西,更是药材……马还要分我们的口粮……它消费……

海 老秦,我们很久不在一起谈天了!

庭 (望一望并肩坐在墙边藤条沙发上的海和龙)一晃已经三四年啦,你的玲玲全长得那样高了!

海 你是真正的战士了!我是佩服你这种精神的——尽管我们的意见有时候怎样不同……我还是佩服……你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怎样看法呢?

龙 你是怎样看法呢?

海 我们要问一问老秦,因为他比我们高明,你和我这样人,只配在后方混饭吃啦!

庭 我的看法……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只要全国人民结成一体,一直打下去,最后胜利当然是可以得到的了。

海 假设……不团结一起,不一直打下去……就不能有胜利了吗?(挑战地)

兰 我们是要老秦讲一讲前方的事实……你为什么要来谈这些“上帝能不能使骆驼穿过针眼”的问题呢?

海 这是理论啊!事实也不能脱离开理论哪!(讥讽地微笑,望兰)

庭 胜利……是能有……(全体惊愕,静听)

海 胜利在哪里?

庭 在敌人那边!(微笑)

(全体大笑,佣人走上向海)

佣人 尤老爷!饭菜已经预备好喽。

海 已经快八点了!我们一同去把爸爸连姨太太请过来,一面吃一面谈好不好?

龙 你去请吧……(冷淡地)

海 你这人,全在大学里做教授了,还是这样孩子气!那是你的爸爸,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啦,六十大庆!无论我们怎样反对他的主张,在表面上也应该让他过得去,欢欢喜喜才对呀!



龙 这简直不像话……这样的年纪！

海 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只好将计就计了……这财产是他的……做儿女的怎能干涉他收一个丫头呢？并且这还是别人送的，我固然也不赞成他这样……但是一想到他那么大的年纪……母亲又死了这些年……假使我们到了这样的年纪呢？

兰 那你也可以照样办喽！（微笑向海）

海 你这几天精神很不好，说话也有点反常，更是今天（望一望庭）

兰 也许……将来还要反常咧！这年头什么全在变嘛！而且快得很！

海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轨道行走……总是不好的，那前途就不堪设想。

兰 是啊！我确是失了我自己的轨道这年了！现在我要开始寻找我的轨道了。你觉得对吗？

（庭走近衣架去取自己的东西）

龙 （向庭）你要干什么？老秦？

（大家全转向庭）

庭 我想到城里去住，明天赶路要方便一点……

龙 （夺下他的东西）你真变得客气了！明天八九点钟才能开车哩。

庭 我本来不想来打搅你们，因为我们好容易有这一次机会见一见……现在大家既然全见到了……就得啦。（低头）

兰 我希望你留在这里一夜，我们要谈谈……

云 是啊！你给我们讲的故事还没完咧！（向海）全是你……

海 又怨我……

龙 走，我们一同到老头子那里去看看，连密斯田（向兰）你可以陪老秦谈谈，回头一同到饭厅来吃饭（向跑过来的玲玲）走，我们去看爷爷去……

田 秦先生，回头请您再讲些前方有趣的故事。

龙 （向玲玲）同秦伯伯去握握手。（玲庭握手）

玲 秦伯伯（秦笑拍拍玲玲头，吻吻玲玲手，目送他们去，自己轻轻在台口走了一趟，又转至琴边，按了一下琴键）

兰 （忽然从窗口转面过来，向秦）秦庭！（庭止步，静静地望着兰无言）

兰 秦庭！我要和你一同到前线去——我要……马上……

庭 （走近桌边）为什么？



兰 我再在这样的空气里住下去……我要死啦！现在我已经半死啦！我已经成了能行动的僵尸！我不能，我不愿意做僵尸！

庭 你今天晚上的情绪好像很不安吧？这样不好的。

兰 几年不见，为什么你对我的态度，就改变到这样了？

庭 前面说过，也许我们的生活太不同了缘故，我是……并没有存心想和你生疏的。至少我以为是这样。

兰 不，不，你完全在说假话！假话！假话！我恨说假话的人。我恨！更是……你！假话！你今晚是专为说假话而来的……

庭 你要我……说什么样的真话呢？（苦笑）

兰 你自己懂得，你自己早就懂得！你应该向我说什么？

庭 我承认……我懂得……但是……

（楼下笑声，唱声）

兰 但是……怎样？

庭 （坐在琴旁，以指动琴键）我承认！

兰 你在向我报复吗？我知道你喜欢报复！

庭 （立起）你是有孩子，也爱着家庭的人，你是幸福的人，我如今却是不需要孩子，也不需要家……更不需要幸福！虽然这些我全爱它们……但是……这些并不能满足我的空虚……懂得吧？我是怕空虚的人！

兰 你要的是什么？

庭 工作。我要的是工作！工作！

兰 除开工作呢！人生是不能整天整夜地工作呀！

庭 还需要很好的同志，能够谈一谈的朋友……

兰 除开同志和朋友呢？

庭 按理……是应该需要一个女人喽……但是……（又坐下按琴键，兰走近）

兰 你也需要一个女人吗？（微笑）你？

庭 我怎么就不需要一个女人呢？我也是个人，但是……

兰 我要问你……如今你对于女人怎样看法？

庭 还是原先那样看法——尊敬我所尊敬的那些部分。

兰 我要和你一同去前线，去前线……你懂得吗？

（楼下笑声）

庭 我懂……我承认……我还是像原先那样尊敬你……也许还有了一点增加。有的时候，确实也想念过你，但是……我却不想





你现在跟我去前线……我这次到后方来是接取药材的，并不是来接取我所尊敬的人……并不是……

兰 你知道……你这话的下面……对于女人是暗藏着一种侮辱和伤害她的自尊吗？

庭 我不承认。我绝对不承认。只有对我所尊敬的人说我所不乐意说的话才是侮辱！我不承认！

兰 你知道……自从结婚以后，我是在怎样一种麻痹的忍受里生活着吗？东海，他是怎样一天天地向下流的道路行走着吗？他爱我，完全是为了我爸爸的钱财！他唯一所爱的也是钱财，为了钱财，他可以把自己整个毁灭了！他办学校，是为了钱财，他……执行麻痹青年的政策……也是为了钱财！钱财，钱财……眼看着他的五脏六腑……全要被钱财的火烧焦了……焦了……但是他还正在寻求着钱财……

庭 刚才那位田女士，也是一位有钱财的人了？阿兰！我懂得你也许比你自已更清楚一点！我不怨恨你那时候拒绝我，更不想对你有什么报复，你的路是应该这样走的，也许此后，你再不这样走了！这要看你自己的需要！贫穷固然可以摧毁人，摧毁一切；但是钱财如果用在自私自利的路上去，他不独摧毁人的肉体，还可摧毁人的灵魂。自从我们分别以后，我也会有时候……期待我的朋友，我所尊敬的朋友，有灵魂苏醒的一天！这一天，今天似乎是出现了……（用手探衣袋，掏出一支小小手枪）这……算作一点礼物！

（兰退后一步，惊愕地望着庭）

龙 （在内呼喊）阿兰，请老秦一同来吃饭啦！

庭 这是我在前线医治一个俘虏，一个日本大尉他送给我的。他说他是准备用它自杀的。那是他出发的时候他的爱人送给他的。如今他不想死了，还要在中国住下去。因为我救活了他，他就用这个小手枪来报答我，他说留在他手里是不好的……虽然那是一支空枪。现在我就送给你！里面是有了子弹了，我知道你能够放它，这也算代表前方战士们向你致敬，因为你答应了，要向他们募捐！

龙 （愉快地走进来）走（扯庭臂，见枪，停下，拿起枪）喂！这是真枪吗？为什么这么小？（比比烟斗）还没有烟斗大啦！

兰 （从龙手中拿过手枪放进衣袋）好吧！我要遵守我的诺言！你